



晉書三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為琅邪王
 納后為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帝為晉王追尊為王后
 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
 上屋以為廟太興三年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祇順昊
 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
 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
 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乃祔於太廟葬建
 平陵太寧中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為邳陽縣君從母

晉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子禮友

音云

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為平陽鄉君

豫章君

賢云子為帝
不母不為后
六僅多也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裒由是為虞
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為帝所譴漸見疎薄及明帝即位封
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
重同于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一作凶慈訓無稟撫育之
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真一本
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明穆庾皇后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鄆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后性仁惠美
姿儀元帝聞之聘為太子妃以德行見重明帝即位立為皇后冊
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以

慈元年

成肅雖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朕夙懼不造熒熒在疚群
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
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
尚柔婦道承姑崇染盛之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
基母儀天下潛暢陰教鑒于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
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群臣
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
萬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
有司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母丘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
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后即位凡六
年其後帝孝思無極贈琛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母丘氏安陵縣
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氏建安縣君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

音藥

王世貞云有
小致

程云化多冷
石觀

王衍不當稱
字着云
吳補及

王世貞又甫及

蘇段及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又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拜為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群臣畢賀晝漏盡懸籥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縣為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內官且一本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況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絜掃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奏造凶門柏歷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孝武帝立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為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王簿選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章太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為貴人哀帝即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温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應曰太夫人詔崇為皇太妃儀服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為太妃敬合禮典下太常江道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興寧元年薨帝欲服重江彪啓應總麻三月詔欲降為朞年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康獻褚皇后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裒見外戚傳后聰明有器

書及

識少以名家入為琅邪王妃及康帝即位立為皇后封母謝氏為尋陽鄉君及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寔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媽淑美關睢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機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冲虚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竝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為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群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冲當賴群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隆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群

鄭玄成議
在傳新帝
時伏后百王女
伏完子也

情固為國計豈敢執守冲闇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既封荀卞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
后不許太常殷融議依鄭玄義兩本一作議衛將軍衰在宮庭則盡臣敬
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
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議謂父尊盡于
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義一作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
皆敬哀焉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緒之微眇若
贅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僂俛
敬從弗遑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群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
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依舊典于是居崇德宮手詔
群公曰昔以皇帝幼冲從群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
歷祀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

之書及

原籍之情
及信然

恒然書注

皇安反

那三亦云有君
是則其父也
文是則有母也
其可也死為之
胎也如是知
心之逆則君也
不知其數也

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温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止字無索筆答奏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温始呈詔艸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于顏色及詔出温大喜簡文帝卽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桓温又薨群臣啓曰王室多故禍艱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宜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益無外雖有莘熙殷姪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機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喁喁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竝以至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既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于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一作藻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豈可敬

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甚從之

穆章何皇后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灣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答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奉冊立為皇后后無子哀帝即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耶乃降后為零陽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一作議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饑而饕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后初為琅邪王妃哀帝即位立為皇后追贈母爰氏為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

廢帝孝庾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陽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為東海王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為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又以后合葬于

則必志存平
若夫母也則
屬之國此有
不世於世雖
朝後終之不至
君子則服惡
乎完乎

晉蒙

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竝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嫠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褒爲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

簡文宣鄭太后

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爲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敘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一本無明此二字

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卽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于是立廟于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群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于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

宮而不配食于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于先帝。至于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后以冠族初爲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永和四年。母子竝失。帝意俱被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帝卽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

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毘嶮。旣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卽位。尊爲淑妃。太元三年。進爲貴人。九年。又進爲夫人。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啓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太休祐。攸鍾啓嘉祚於聖明。嗣徽音于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

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
劉耽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卽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
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
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
備盡情禮兼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
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于父母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
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
重謂應同于爲祖母後齊衰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暮
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修平陵
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戚傳初帝將
納后訪于公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旣
而謂人曰昔毛嘉恥于魏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
廕望如王蘊乃可旣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
中軍將軍桓沖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
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敘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
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妊姒配周而姬祚
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
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
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蘊妻劉氏爲樂平
鄉君后性嗜酒驕妒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
訓誡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
平陵

安德陳太后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為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為太子妃及安帝即位立為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于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為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為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為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時年五十三祔葬沖平陵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宜穆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于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息心于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離明衰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於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袞各免華陽之覺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書實為多矣

音閣
許芳反
音的

晉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晉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末升夷癸袞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
由穆后沉斷忘情執爨故劔辭恩池蒲起歎崇化繁祉肇基商亂
二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
筆廢主持尺威帝契濶終罹殷夏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嫵呂妾
變羸黃姬化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非終非

晉書三十二 列傳第二

晉書三十三

列傳第三

王祥

休徵以化孝
冠列傳美足
以風孝身
休徵子惟母
以孝同尤為
人所難惠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
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
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
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
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
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
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
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
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為具車牛祥

西川中鳳圖
氏書南中

西川中鳳圖
氏書南中

任數名曰仕
魏寶實為
晉臣也君不
殺兩失之也

晉書下五卷及

莫報及

德昭及

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
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
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
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毋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
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
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
礪及高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
眾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
六百戶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
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
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
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

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大
保進爵為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已以求讜言祥與何曾
鄭冲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
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
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
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
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
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畱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
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
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為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
都尉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
其權畱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

音決 相支反

音履反

音蒸

平秘反

西恭反

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
 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
 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
 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甕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
 趣一作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
 已精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
 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
 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
 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
 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
 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
 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為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
 雖每為之感傷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諡曰元祥之
 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
 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
 理致清遠一作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
 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
 太守卒諡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
 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為祥所愛二子
 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畱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
 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

難修 賢云此可已後
立通孝友其
後大興此天
之報善人為
猶厚也

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
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
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
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
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
河太守五等建封卽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
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
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為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
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
轉光祿大夫門施五行一作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諡曰貞有六
子

裁 基 會 正 彦 琛

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
士則尚書郎彦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
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
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
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別
有傳

鄭冲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
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循一作存禮任真自守不
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為太子搜揚側一作仄陋
命冲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畱太守冲以儒雅為德莅職無
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為從

事中郎一作郎中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

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

卽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沖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

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

於沖然後施行一作用及魏帝告禪使沖奉策武帝踐阼拜太傅進爵

爲公頃之司隸李熹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荀頊等各以疾病

俱應免官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沖

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

克平宇宙推述勲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

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勳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

英雋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

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頊各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

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

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爲壽光朗陵

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

皆如郡公侯比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

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

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

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雋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

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

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

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

朕撫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

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一作御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明年薨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成咸寧初有司奏冲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冲無子以從子徽爲嗣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何曾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卽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以清靜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忽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

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
 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叅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
 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頃之遷散
 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
 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
 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
 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
 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
 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
 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
 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寮
 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一作攝存不

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
 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
 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
 去官嘉平中為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一作威憑寵沐一作盈積
 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
 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
 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
 俗之人今一作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
 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
 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
 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毋丘儉誅子甸妻荀應
 坐死其族兄顓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甸其命詔聽離

劉鳩

此所以知人
品優劣也
既為晉臣
自命為魏
三公氣心于晉
可乎以為魏臣
而為晉臣
西漢之臣

婚荀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
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沒為官婢以贖
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命以為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曾在
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
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為賓主備太牢之
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劭曾先救劭曰客必過
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曾見崇重如此遷
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為晉
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
已武帝襲王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
拜太尉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曰蓋謨明弼諧王躬
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咸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執心

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達翼佐先皇勲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
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
右王事若乃予違汝弼匡獎不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衮職未如
用又厥辟之重其以曾為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
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
位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
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
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
煩不可久勞者艾其進太宰侍中多如故朝會如故朝會劔履乘輿上殿如
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
尺牀帳簾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百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
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敕以常所飲食

靡幼及

音非

安現言

丑格及

地差及

芳物及下耳引及

馬定及

賢云享以君子
待者不知者却
以小人自愛可
嗟哉及彼終之
世為巧詐難為
朴誠之難

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

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

議諡博士秦秀諡為繆醜帝不從策諡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

諡為元曾性至孝閨門則作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

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

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

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頴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

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

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

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頴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

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頴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

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頴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

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

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

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敕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怙一作無

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侈以銅鈎鈇

一作紉一作紉一作紉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為椽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

以私憾遂應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

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

黨充而抑純以此為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

何劭

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為王太子以劭為中庶

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

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
兄遵等受故鬪令表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
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惠帝
卽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六傅以劭為太子
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
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為太宰及
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
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
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
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
可傳史冊耳所撰荀榮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
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表榮弔岐岐辭以疾榮獨哭
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
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忠正畏強易弱榮乃止

何遵

遵字思祖劭庶兄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
累轉大鴻臚性亦奢怵一作太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為司
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為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
家四子嵩綏機羨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
清官領著作郎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
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
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
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
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

類考能知武而
之失不自為歸後
使子如致尤以
其滅亡之遺用
于責已不亦
冠連福何如
列于何氏武
將云
駱者二內福
此正可以為金
惠云

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
亡也。及緩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機為鄒平。令性亦矜傲。責
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拜。勢懼傷風
俗。機不以為慙。羨為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
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
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為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
郭玄。信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
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宋本卿相乎。既而又被使
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
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為

石苞鄧
艾為使
未所錄

音角

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
息不意允之知已。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
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
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
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
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徒。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
鄴下。尚書丁謚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
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
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
遷苞為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
青州諸軍。督兗州刺史州泰一作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為游軍。以
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畱輜重於都陸。輕兵渡

側持反

黎水苞等逆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
 其委輸異等收餘眾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
 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
 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
 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
 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
 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阼遷大司馬進
 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
 馬強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
 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
 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
 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為寇苞亦聞吳人將入
 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
 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為
 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為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
 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
 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敕征東將軍琅邪王伉自下邳會壽春
 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
 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効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廩上書理苞
 帝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
 掌教典以讚時政其以苞為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所撓不堪其任
 以公還第已為弘厚不宜擢用詔曰吳人輕脆終無能為故疆場
 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
 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

哉於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諡曰武威寧初詔苞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苞豫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况於合禮典者耶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凌儁崇以統爲嗣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爲尚書郎越字弘倫早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郎帝旣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慙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爲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爲振武將軍征荊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爲前鋒遷中護軍陳眎等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宮會王浚攻穎於鄴

穎以超為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顥以超領北中郎將使與穎兵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為豫州刺史劉喬繼授范陽王琥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為太傅越參軍俊字景倫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黃門侍郎為當世名士早卒儁字彥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為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入為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為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

悸駿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投卯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

聽一作內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勲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即以此月十四日與兄

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蹙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

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

其事反
側立反
巨海反

音條

所憂反
音具

重不能負載析薪以答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為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秦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為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命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一作莫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

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秦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為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鳩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鳩鳥不得過江為司隸校尉傅祇所糺詔原之燒鳩於都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肯徵為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之一本無之字拜太僕出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為軍司所奏死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

身之反
王世反云可
魏物自是
倚俊
身云喜敢
美此其能
色字

當反及
即反及

蒲反及
又反面反

神反及

粘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蒔壘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蒔壘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蹠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

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身作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進一作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

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為樂陵公苞曾孫樸字玄真為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

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瞻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孫鑠字巨鄴河內懷人也少樂為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為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一本多猶字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為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為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車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沖於焉無愧孝為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

如云後逸不滅
正飽息差及
胡故及上於為及
下七支及
堂郎書

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藿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贊曰鄭冲含素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殊操芳餌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貲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晉書三十三 列傳第三 終

晉書三十四

列傳第四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一本無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

王世貞云同卷
得安其室矣

晉書三十四
羊祜傳第四

羊氏
九世清

景務之弟
見於有則
此子之也
日批

音由
行云蘇長公
不可得而親
可得不親之
由得此親行
必

子道云時拜中
王佑於赤荒王個
王佑傳羊祜首勳
曹允裴秀等皆與
沉諸謀則此佑字
沉子一也
曹允傳允與裴
秀王以羊祜首勳
同交腹心之任則
是沉也於

唐虞

音卷
不為云當思
廣一斗不
後祜之親表
周敦重
不易厚

音卷
不為云當思
廣一斗不
後祜之親表
周敦重
不易厚

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
長兄發又卒毀墓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
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
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道以忤意見斥祜在其
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
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
鍾會有寵而忌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
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受
禪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
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置郎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
泰始初詔曰夫總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劭忠
亮純茂經緯文武蹇蹇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重非
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
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
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
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
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
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
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
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
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
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
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故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
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

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
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
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
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
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
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
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
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
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
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
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故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
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

王佑乃
之次為楊
駿腹心非
前朝名
也也於
是王以
誤府

為重一
祜字
改

遷作李胤在
知問在公正色

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祐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圍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祐迎圍，祐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尅。圍竟為抗所擒，有司奏祐所統八萬餘人，賊眾不過三萬，祐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背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

以後選
作未

郡二氣云抗之
飲枯葉也其識
度雖且如瓦雖
此也

子孫交不嘗蓋
九素之饋也皆
為此而况敵
國之將乎

苦節反寸感反

胡暗反

五五江第叶紅

庶人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
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
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
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
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
吳將夏詳邵頡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
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
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
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
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
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
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

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欺人者時談以為華元
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成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
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
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
無傷也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統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
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
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
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
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
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
浮渡江不畏岼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
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

小字阿童因表畱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
 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
 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
 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
 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
 丹水一作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
 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一作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
 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
 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
 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
 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
 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

五吳反 牙三反

居聲反

音堡

夏音

音末

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尸數萬
 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
 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
 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
 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
 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
 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
 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
 一隅之吳當天下一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
 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
 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

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封祜為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畱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摺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祜以

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

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髮，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祜，蹈德沖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

此六嘉
子可
遺愛

郡云舜典帝乃殂故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通哀之音此堯心天為之為之中行焉則有周禮在孰記有父子無君臣孰世祀夫以日易月為愈也

去例反

去外反

去亂反

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祐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祐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祐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初文帝崩祐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祐乃止祐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

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荆州人為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祐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儁一作會趙寅劉彌孫勃等牋諸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祐參同庶事祐執德冲虚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椽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

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例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祐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祐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祐昔吳爲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祐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啓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

羊子
夫封

其
其

時苗留獲
多未吉
之了日

鄉侯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祐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祐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祐兄玄孫伯子表訟之曰臣聞咎繇亡嗣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祐

晉書三十四

七

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例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祐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祐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祐昔吳爲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祐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啓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

羊子封

鄉侯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祐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祐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祐兄玄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邑五千戶以桓玄黨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亡嗣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祐

時苗留懷
多未吉以
之有月也

其及

非是母不生
是子也中郎
國門之內其
有能為乎
以地

明德通賢國之宗主勲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丞嘗莫寄
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繼愚謂鉅平封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
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逆為利竊饗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
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維新豈可不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
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橫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
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宜罷其
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竟寢不報祐前母孔融女
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祐同母兄承俱得病祐母度
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
暨陽平太守暨弟伊初為車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
諸軍事鎮宛為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祐伯父祕官至京兆太
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字長玄有才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偽
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為太傅楊駿參軍時京
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
江乙母失布以為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慙
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
并州為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為徐州刺史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
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
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
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
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
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

穆事

參事

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

黜陟課

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一作封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卽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

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
 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顏亦無取於黜陟也司隸
 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
 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
 節屬虜兵強盛石鑒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
 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鑿大
 怒復奏預擅飾節一作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
 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
 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
 預以散侯定計省闈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
 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
 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

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誼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
 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
 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
 以時曆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
 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
 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
 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
 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歌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
 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
 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
 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
 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

光緒三年

音受

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祐卒拜鎮南大將軍
 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一作駙馬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
 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
 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
 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
 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
 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
 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
 必先認上流動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
 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
 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
 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

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
 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
 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
 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
 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
 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
 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
 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
 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
 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
 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
 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

吳備北國
 以身長武昌為
 日形便秣陵備
 在帝服鞭長不
 及也何云
 音平

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
 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
 襄陽太守周奇等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
 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
 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
 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
 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
 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
 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
 陴預攻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
 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緩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
 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

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
 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時眾軍會議或曰
 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
 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
 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
 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
 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為亭侯千戶賜絹八
 千疋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瘳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
 樹似瘳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
 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
 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
 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潢涓諸水以浸原田

左傳曰吳地不遠杜
 水有吳曰吳地不遠
 杜有吳曰吳地不遠
 杜有吳曰吳地不遠

清江先生集卷之四
入漢部

卷之四

息漢及

苦也及
驛云之痴也曠也

音志

音

音

音

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碑紀其勲績一沈萬山之下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泰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

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預先爲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

杜父再見後漢杜預傳

如云開立墓之意
意理名通

崇美反

有情理不志
卒何如

徑云文有
色致且映
帶下情

古雅反

七六反

音音
音音

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家居山之頂
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
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
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
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
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
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
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
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
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
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

錫字世嘏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又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
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
處羶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
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為
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
也惠帝反政遷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
卒贈散騎常侍子又嗣在外戚傳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
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
不競瓜潤空慙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
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杜預不有
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
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

繼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地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誓墟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為武庫門之異哉

史記曰秦欲之蜀人願至蜀羊公欲平吳以救其民故以心無卒帥好海常計于又關在後知書

也漢帝又欲使使蜀蜀人不許

公曰昔者蜀人西自巴蜀

晉書二十四 列傳第四 終

氏書



文由

晉書三十五

列傳第五

陳騫

子輿

居云出能加
氏一與古
于報及

有人時晉
去不與斥
可為賊說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
養因而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
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
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為夏侯玄所侮意色自
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為相
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
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
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
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

陳騫字輿
廣陵人

晉書卷之百六

表

事徙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郟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
 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為都督揚州諸軍
 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淪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
 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
 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為國雍本多恥願陛下詳之時
 弘為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為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
 復以為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
 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
 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
 自以為不及也累處方任為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
 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曰騫元勳舊
 德統又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
 方事今聽畱京城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
 司馬官騎大軍一作車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廚田十頃廚園五十
 畝廚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畱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
 如漢蕭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方賴
 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
 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
 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勳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
 有疾聽乘輿上殿騫素無蹇諤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
 敬時人以為諂弟稚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
 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袞斂贈太傅諡曰武
 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
 嗣爵

與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黃門侍郎歷將校左軍雍本多將軍二字

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為河內太守與雖無檢正而有力

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

武帝以騫玄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 子顯 從弟楷 楷子憲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

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元本多餘字

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

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

後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儉嘗薦

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奧博

學強記無文不該季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

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顏冉游

夏之美爽乃辟為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

免頃之為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

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

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

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

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

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

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為侯國初文帝未定嗣

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

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

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

大夫王沉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為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熹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為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勳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詰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勳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為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畱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

其兩及 言迂及

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摭舊文疑者

乙得及下同

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

武後及

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

子後及之例焉

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

武後及

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

武後及

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

武後及

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

武後及

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

武後及

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

武後及

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

武後及

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阻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

武後及

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

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勳業弘茂方將宣獻

目也回

敷制為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為王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頤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惠別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頤嗣

頤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頤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頤從母夫也表秀

杜預裴頤皆武庫

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顧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顧襲爵顧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卽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顧兄子憬爲白衣顧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顧問太傅所在顧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顧曰宜至廷尉豫從顧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顧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顧請以封憬帝竟封顧次子該顧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顧奏脩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旣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顧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顧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天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顧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顧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顧爲言談之林藪顧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尙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顧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顧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

詳云此向人
或謂是者
易乃石侍

吳胡友

音模
音善
音記

陳禍福之戒莫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顧
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顧曰幸
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
有十表難乎免矣顧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
如故顧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
其不居位俄復使顧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顧上言賈模適亡復
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
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
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
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
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
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
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
世以爲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
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時以陳準子
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顧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
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
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
子之廢也顧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顧深患時俗放蕩不尊
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
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
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
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
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

音通
能云是子
書記

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
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
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眾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
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
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
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
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
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
怨博擅恣則興攻惠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
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
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
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眾之從上

音通
釋氏云
在此區
不好者
二有鬼
其無証
後也

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
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
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况於據在三
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
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
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
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眾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
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益唱而有和
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埋經實之賢
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眾也是
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
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

音通
世反云
名言

但云推勘極

居德反

上考注反下考不反

馮云此於反

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
 言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摠穢
 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良節
 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良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
 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
 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
 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與懷末以忘
 本則天理之真減一作減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
 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類而著貴無之文將以
 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曾懷宜
 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
 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寇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

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
 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眾家扇起各到其說上
 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眾固乃號凡有之理
 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頽用矍
 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容幸過咸見命著
 文摛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
 顧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
 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
 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
 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
 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
 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眾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

韓云可記
才多能

史反

巨反

了反

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頗甚惡之倫數求官願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彤東海王越稱願父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願本官改葬以卿禮諡曰成以嵩嗣爵為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畿為散騎常侍並為乞活賊陳午所害

楷字叔則父徽魏兖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為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為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前楷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真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為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

世此如自
左以此
右以此
王世少云此
國取能控供
年世不始雅

貴人不自不恪
古人風乃為時

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貴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卽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爲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敘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焉

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旣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如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真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爲尙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旣伏誅以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爲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

夏淳友
王世友云一後
冷友

子字友音權
音精
昨早友

崇道友况通友
音昆
五來友

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為常侍求出
為河內太守後為侍中復求出為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為衛尉
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
頓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為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
舉其契無為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志要其遠濟
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
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儁楷有知人之鑒
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
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
見矛戟在前傳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
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為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
十五謚曰元有五子輿瓚憲禮遜

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瓚字國寶中書郎
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
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
之誅為亂兵所害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
不踰閭者數年陳郡謝鯤穎川庾敳皆儁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
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
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
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永嘉末
王浚為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賁賂交錯惟憲及荀綽
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
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阻

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世等世荷晉榮恩
 遇隆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咀誠心且武王
 伐紂表商容之間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
 厲物必於刑忍為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
 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
 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
 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為長樂
 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為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
 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
 二子挹鼓並以文才知名鼓仕季龍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
 鼓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鼓馬奔段
 遼為人所獲魚誣鼓使已以季龍當襲鮮卑告之為備時季龍適

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悉誅挹鼓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為右
 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
 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
 人峙子邁為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
 中為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奧奧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為
 兵有不奉法者罪使便一作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
 妹夫也越既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
 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
 奧奔淮陰妻子為賊人所得奧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
 向女涕泣固遂殺之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長
 史王導為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徵為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
 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

於軍中及王導為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為敬豫焉

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為主簿後為越子毗所害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頽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頽頽符契時之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僚稱為領袖楷則機神幼發目一作自以清通俱為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既願才才膺世至高平沉敏蘊茲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笥媼皇鍊石晉圖開秘頽有清規承家來媚

相更又 姑更又

晉書三十五

列傳第五終

晉書三十六

列傳第六

衛瓘 子恒 孫瑛 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高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覲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真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闕鄉侯弱冠為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為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為傳嘏所重謂之寧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鍾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

凡利友
要書

魏川中鳳堂
氏蘭南南

魏川中鳳堂
氏蘭南南

賢云人謀定於
天宜其所以必
乎。如不成
起奈何

音照 撫遺及

伯玉不能
令終殺機太
可也

音照

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章。一作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

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會出問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文告諸軍，諸軍並已唱。兵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道急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一作軍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為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剋蜀之功，羣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舉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亭

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
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
軍事幽州刺史護烏相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并
東有務相所以力微並爲邊害權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
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權乞以封弟未受命
而卒子密受封爲亭侯權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
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
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權學問深博明習文
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
亦善草書論者謂權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
令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勅權第四子宣尚繁昌公
主權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素固駭不許又令太子少傅加

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權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
位帝不聽權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
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
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
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
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
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
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
是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
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
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
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

桓元本七
此相

日正元本

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卽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旣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瓘不平駿復欲自尊權重宣若離婚瓘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曰司空瓘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厨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主者務令優備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卽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綬綬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誅瓘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

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璪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及禍太保主簿劉絲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為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絲等執黃幡搥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雖有兵仗不施一刃重勅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即承詐偽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為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齋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讐賊不滅冤魂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殞斂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宜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齋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按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為考晦一人眾奸皆出乞驗盡情偽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瓘代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曰成贈假黃鉞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

三國志注形作法

王世貞云傳可作賦字譜

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萃尊以垂穎山嶽峩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

遠道之音本博音
上言成下才何反音
疑之行也

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絲絲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可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負負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

署書七曰文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一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縕揚波振擊鷹跖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

從業注
校改工
字元本
六祀二

邕作
篆勢
見本
皆中

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貞若行
 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
 不可得見指搗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卻
 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祭斌斌其
 可觀擣華艷於純素為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
 刊思字體之頰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
 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
 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
 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
 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
 焚其附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附鵠卒以書至
 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

非注王 次仲善 隸書如 作楷法 此脫善 隸書三 附梁注 攻字代 裴注後

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
 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
 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
 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象鵠宜為
 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
 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
 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
 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
 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
 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
 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蟹螯一作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
 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

勤字本 書苑善 華作勤 象於作 書當作 隸法師 宜官為 大字邯 鄲為小 字梁鵠 此淳法 次仲法 此交終 有誤

音曰 鍾衡及才結
父文才刺反

如 歸云子公

簾設張庭燎飛烟斬巖巖一作巖嗟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
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竒姿譎詭不可勝原
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
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
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
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
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
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念念不暇草書寸紙
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
英又有姜孟頽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
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
州而矜巧自與眾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

甚非注
其
非注草
下也書
字將

子以反

去子反

工之書不始
刀筆反音佛
之瑞反結老反
指筆持也凡反
許龜反

音角

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
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
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
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
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負不
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
馳或黜黜點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竒或凌邃
惴慄若據槁一作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蝸蟻搨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
若杜伯捷毒緣巖騰虵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沮
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
髴若斯及權為楚王瑋所指一作搦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
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

像巖上
墨他係
有一條
字何

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真世子二子璪玠

璪字仲寶襲璪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卽位爲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元帝以璪玄孫崇嗣

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璪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

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璪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況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

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荅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社又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云恒族弟展字道舒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為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為恐傷正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為廷尉上疏宜復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

子禕 避 劉下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

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鷂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置罽翳蒼蒙龍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蒞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鵬鷲介其背距鵠鷺軼於雲際鷓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

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鷲而受繼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偉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冥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雷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木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

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厲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眾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為必剋及吳滅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勲其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為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眾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

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為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統即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為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輒張跋扈，遂搆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為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為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群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為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為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

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驃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一作荷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

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頴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蚩劔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劔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相識者以爲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寔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

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頴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

晉書
陸機嘗餉
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試以

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

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

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虵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虵蛻焉吳郡臨

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桫欂刻爲

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

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

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

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

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

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

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

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

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

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

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畱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

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

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

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

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

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

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

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

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

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

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

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

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畱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

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

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

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

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
 蟠縈有文章没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
 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
 不可詳載焉後倫秀伏誅齊王罔輔政摯虞致箋於罔曰間於張
 華没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
 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
 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没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
 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
 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
 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
 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罔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
 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

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
 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
 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
 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侯未蒙恩理昔
 樂卻降在皂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
 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群官通議議
 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冤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
 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
 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真思翼朝政謀謨之勲每事賴之前以
 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
 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
 以伐吳之勲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

賞華之見害俱以奸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于世二子禕躋

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

躋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禕子輿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瑩有大致秀才謂縣

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令卽召爲門下史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卽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旣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爲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或爲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爲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爲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爲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譬眾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劔邦家殄瘁不亦傷哉贊曰賢人委質道映凌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賈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為難

晉書三十六 列傳第六 終

晉書三十七

列傳第七 宗室

安平獻王孚

子邕 邕弟義陽成王望 望子河間平王洪 洪子威 洪弟隨 穆王整 整弟竟陵王綽 望弟太原成王輔 輔弟翼 翼弟下 邕弟太原烈王瓌 瓌弟高陽元王珪 珪弟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 順王景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廆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孚温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畱殷武有名於海內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

卷及

卷及

晉書

銘按是字恐誤

爲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罷羣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卽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内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強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後出爲河內典農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孚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脩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

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

一作

之孚次壽春遣母丘儉文欽等進討諸

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為功且當詐巧不可力爭

一作

爭力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

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

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擇美名

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

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

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以稱天

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

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

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于列國則曰夫人姜

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

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

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為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

或欲書姓者此以為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

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為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

從孚議遷司空代王凌為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王

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

艾進擊維維退孚還京師轉太傅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

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

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

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

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畱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

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勳

此後古
直明暢
何

音非
音非

音非

音非

按咸寧三年
王國未應絕

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
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
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
為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
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
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
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
魏貞士河內温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
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槨歛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
於大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勲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願在位朕
之所倚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温明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

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
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
哀動左右給鑾輅輕車介士武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
鼓吹配饗太廟九子邕望輔翼晃瓌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為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輔國將軍謚
曰貞邕子崇為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為安
平王立四年咸寧三二一作年薨謚曰穆無子國絕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
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凌以功
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
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竝見親待數侍筵宴公性急
忝等居內職急有名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

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謁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為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為寇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為司徒武帝受禪封義陽王邑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曰夫尚賢庸勳尊宗一作崇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為首司徒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逮朕嗣位弼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叅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葆羽一作葆鼓吹吳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

出屯龍陂為一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

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

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孫雍本無孫字皓率眾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

騎三千據淮北皓退軍罷泰始七年薨時年六十七賻贈有加望

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洪整彬

奕至黃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奕子奇襲爵奇亦好畜聚不知

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為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為三縱

亭侯更以章武王威為望嗣後威誅復立雍本無立字奇為棘陽王以嗣

望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仕魏歷位典農中郎

將原武太守封襄賁男武帝受禪封河間王立十二年咸寧二年

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為洪

嗣混歷位散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没于胡而小子滔初
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没後得南過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
年上疏以兄弟竝没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
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
宗而先後傍親按滔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
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理雖阻復非絕域且
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羣盧諶等例發遣令還
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
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
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滔歷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休
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峻平休已戰死弟珍年八歲以小弗坐咸
和六年襲爵位至太宗正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游
擊大將軍薨子秀嗣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作
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威字景曜初嗣洪咸寧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義陽王望威
凶暴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元康末爲散騎常侍倫將篡使威與黃
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爲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
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隨穆王整兄奕卒以整爲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望薨
追贈冠軍將軍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爲隨縣王子邁嗣太康
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爲隨郡王

竟陵王浬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叅相國軍事武帝受禪封
東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戶入爲散騎常侍尚書浬善諂諛曲事楊
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浬善故得不坐尋遷大鴻臚加

侍中繇欲擅朝政與汝南王亮不平亮託以繇討駿顧望免繇
等官遣林就國林遂殖財貨奢僭踰制趙王倫篡位召還及義兵
起倫以林為衛將軍都督諸軍事倫敗林免官齊王冏輔政繇復
為僕射舉林為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成都王穎輔
政進林為衛將軍會惠帝北征即以林為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
率眾赴鄴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邳林不納越乃還國帝既
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林甚懼長史王修說曰東海宗室重望今
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讓之美也林從之乃自承
制都督兗州刺史車騎將軍表于天子時帝在長安遣使者劉虔
即拜焉林慮兗州刺史苟晞不避已乃給虔兵使稱詔誅晞晞時
已避位林在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晞還兗州徙
林都督青州諸軍事林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
結虓遣將田徽擊林破之林走還國帝還洛陽林乃詣闕及懷帝
踐阼改封竟陵王拜光祿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毗及其黨何
倫訪察宮省林白帝討越乃合眾襲倫不剋帝委罪於林林奔竄
獲免越薨乃出及洛陽傾覆為亂兵所害

太原成王輔魏末為野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
七十九戶泰始二年之國後為衛尉出為東中郎將轉南中郎將
咸寧三年徙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
贈鎮北將軍永平元年更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
中為散騎常侍後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鑠立

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武賁中郎將武帝末受禪而卒以兄邕
之支子承為嗣封南宮縣王薨子祐嗣立承遂雍本無遂字為後

下邳獻王晃字子明魏武封始亭侯拜黃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

丘應山

末慮未

按紀太原王年表
言王子祐為長樂

末終未

為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後為長水校尉南中郎將九年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為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為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惠帝即位入為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將誅楊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門尋守尚書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咸寧六年薨追贈太傅二子哀綽哀早卒綽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以太原王輔第三子韓宋本作韓雍本作韓為嗣官至侍中尚書早薨子韶立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振威將軍秘書監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袞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子顥立徙封河間王別有傳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陽鄉侯歷河南令進封滎陽子拜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受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戶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右僕射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無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諡曰哀無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世子顥子訟為緝後封真定縣侯常山季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為駙馬都尉武

應劭曰泗水出於

魚容反

音律

七及

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二年薨無子以安平世子
邕第四子敦為嗣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歷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沛王邑
三千四百戶立十一年咸寧元年薨子韜立

彭城穆王權

孫紘 紘子俊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馗之子也初襲封
拜冗從僕射武帝受禪封彭城王邑二千九百戶出為北中郎將
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袞冕之服咸寧元年薨子元
王植立歷位後將軍尋拜國子祭酒太僕卿侍中尚書出為安東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淮南王允鎮壽春未發或云植助允攻
趙王倫遂以憂薨贈車騎將軍增封萬五千戶子康王釋立官至
南中郎將持節平南將軍分魯國蕃薛二縣以益其國凡二萬三

千戶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

紘字偉德初封唐

一作

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

據及帝即位拜散騎侍郎遷翊軍校尉前將軍雄之誅也紘入繼

本宗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尋遷大宗正秘書監有風疾性理

不恒或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

以顯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騁

無度或攻劫軍寺或相傷官屬醜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

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紘官下其國嚴

加防錄成帝詔曰王以明德茂親居宗師之重宜敷道養德靜一

其操而頃游行煩數冒履風塵宜令官屬已下各以職奉衛不得

令王復有此勞內外職司各慎其局王可解常侍光祿宗師先所

給車牛可錄取賜米布牀帳以養疾咸康八年薨贈散騎常侍金

而晉又

前漢魯國諸縣

魯國相人為之

也即縣之居也

有別稱不

字

力知及 府請及

相得及

紫光祿大夫二子玄俊玄嗣立會庚戌制不得藏戶玄匿五戶相
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位至中書侍郎薨子弘之立位
至散騎常侍薨子邵立薨子崇之立薨子緝之立宋受禪國除
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騎常侍薨子敬王純之立
歷臨川內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薨子恢之立義熙末以給
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

子孝王略 略兄新蔡武哀王騰 王模 模子保

騰子莊王確

略弟南陽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補陽翟令遷
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三千二百戶拜游擊將軍出爲
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遷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
軍領益州刺史稱疾不行轉安北將軍代兄權督鄴城守事遷安
西將軍都督關中事太康初入爲散騎常侍前將軍領鄴城門校

尉以疾去官後代下邳王晃爲尚書左僕射出爲鎮西將軍領護
西戎校尉假節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以疾還京師永熙初
代石鑿爲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駿誅泰領駿營加侍中給步
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泰固辭乃給千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
泰嚴兵將救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
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泰錄尚書事遷太尉守尚
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康九年薨追贈太傅泰性廉靜不近
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
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
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
其餘莫得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父弟略立
孝王略字元簡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元康初愍懷太子

按紀元康元年
泰錄尚書事
元康九年薨
追贈太傅
泰性廉靜
不近聲色

按紀作高密王

古附反音未

西亦反好各反

初居反

音清

音却

按化光巡元年。進東

漢。王。心。志。元。年。改。封。新

秦。

不反

在東宮選大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為賓友略與華恒等並侍左右
 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秘書監出為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沔
 南諸軍事遷安北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略逼青州刺史程牧牧
 避之略自領州永興初愷令劉根起兵東萊誑惑百姓眾以萬數
 攻略於臨淄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懷帝即位遷使持節都督荊州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流人王迥與叟人郝洛
 聚眾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叅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迥為
 迥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一作統曠等進逼迥將大戰曠
 在後密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
 又督曠攻迥迥降尋進開府加散騎常侍永嘉三年薨追贈侍中
 太尉子據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為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
 子俊以奉其祀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嬴公歷南陽魏郡太
 守所在稱職徵為宗正遷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
 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
 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眾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
 率鮮卑騎擊斌騰為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
 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
 勳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于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
 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
 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為羣盜起於清河鄆縣眾千餘人寇頓丘以
 葬成都王穎為辭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
 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
 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為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

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
史羊桓一作恒從事中郎蔡充等又為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
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
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為用遂致於
禍及苟晞救鄴桑還平陽于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
骸骨不獲庶子確立

莊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永嘉末為
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
祐子弼為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
于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温廢武陵王免晃為庶人徙衡陽孝武帝
立晃弟崇繼邈後為奴所害子惠立宋受禪國除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初
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從僕射累遷太子庶子員外散騎常侍成
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為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王
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權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
丁邵率眾救模范陽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走遷
鎮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
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顥鎮關中模感丁邵之德勅國人
為邵生立碑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
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為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表徵模
為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
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既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
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強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
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為西中郎將東羌校尉鎮上

後漢書

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率眾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苞模遣軍司謝班伐疋疋退奔盧水其年進位太尉大都督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粲戍蒲坂粲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眾降于劉聰聰使其子粲及粲攻長安模使淳于定距之為粲所敗士眾離叛倉庫虛竭軍祭酒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遂降于粲粲踞攘袂數模之罪送詣粲粲殺之以模妃劉氏賜胡張本為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又為張軌所殺保全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氏羌並從之涼州刺史張實遣使貢獻及愍帝即位以保為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愍帝之蒙塵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眾窘困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將投于張實實使兵迎保實禦之也是歲保病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奉保喪以天子禮葬于上邽謚曰元

范陽康王綏 子虓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為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于虓立焉
虓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攷經紀清辨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

常侍累遷尚書出為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間王顥表立成都王穎為太弟為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虓與東平王琳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等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為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薦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與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為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為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即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強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

退思惟既是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為天下所罪故不一作

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臣

十作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

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

年之勳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節

者臣等此言豈獨為一張方實為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

臣愚以為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

受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

周名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羣后申志時定王

室如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

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

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

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勳此是臣等所以嘆息歸高也浚
宜特崇重之以副羣望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
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
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
王失道爲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羣弟
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爲匆匆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
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尋有禍害旣傷陛下矜慈之恩
又令遠近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顏於
四海也陛下察臣忠款於是虓先率衆自許屯於滎陽會惠帝
西遷虓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唾血而盟推東海
王越爲盟主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
喬不受越等節度乘虛破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冀州刺史
資以兵馬虓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顥聞喬敗斬
張方傳首於越越與虓西迎帝而顥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虓
爲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時年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爲嗣黎隨
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遂

曾孫勳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魏關內侯進
封平昌亭侯歷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
軍事北中郎將五等建封祝阿伯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
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耽緝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爲中山王是年
薨無子緝繼成都王穎以緝爲建威將軍與石熙等率衆距王浚
沒於陣薨無子國除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
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爲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

關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聞庾翼之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援桓宣卒請勳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當時石季龍死中國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勳勳率眾出駱谷壁于懸鈎去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季龍太守令長以應勳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涼州永和中張琚據隴東遣使招勳勳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俠侮洪洪本失十知勳憚琚兵強因說勳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有也勳乃偽請琚於坐殺之琚弟走池陽合眾攻勳頻戰不利請和歸梁州後桓溫伐關中命勳出子午道而為符雄所敗退屯于女媧堡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為政暴酷至於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

射西土患其凶虐在州常懷據蜀有僭偽之意桓溫聞之務相綏懷以其子康為漢中太守勳逆謀已成憚益州刺史周撫未發及撫卒遂擁眾入劔閣梁州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並切諫勳皆誅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溫遣朱府討勳勳兵潰為序所獲及息龍子長史梁憚司馬金臺等送于溫溫並斬之傳首京師

譙剛王遜

子閔王承 承子烈王無忌 無忌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尚之弟恢之 休之 允之 韓延之 恬弟愔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關內侯改封城陽亭侯叅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五等建徙封涇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戶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定王隨立薨子邃立没于石勒元帝以承嗣遜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

會簡卒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帝徵
為龍驤將軍不行先帝為晉王承制更封承為譙王太興初拜屯

元

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

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

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一作新求不已言至於此將

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

城內史沈充為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

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一作何如承曰臣幸託末

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

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

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

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羣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

以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

之令典古今之通議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

東夏汝南文成一作武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并

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

承貞素欵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

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

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為

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

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鈔刀豈不能一割

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

語此之不武何能為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

儉約乘輦菱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為已患詐稱北伐

德法及

音緣

音律文

悉召承境內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叅軍桓罷
 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為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
 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
 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府
 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
 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邪便宜電奮
 存亡以之於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
 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桓罷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
 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
 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又將
 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
 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

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
 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
 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
 圯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剋復中興江左艸創始爾豈圖惡逆
 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
 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
 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
 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據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
 又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
 越一作嘉謀英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
 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
 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賭口聞王師敗績

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

烈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楊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楊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爲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糧

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隨桓溫伐蜀以勳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軍二子恬愔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遷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中領左衛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旣宗室勳望有才有用孝武帝時深仗之以爲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秘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口尚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爲驃騎諮議叅軍宗室之內世有

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内史劉涓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仗焉乃從之兗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為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恂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于桓玄道子以尚之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為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楊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為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匡諫者少王者尚納芻蕘

之言况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為前鋒尚之子文仲為寧遠將軍宣城內史桓玄至姑熟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尚之眾潰逃于涂中十餘日譙國人韓連丁元等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宜絕嗣乃更封尚之從弟康之為譙縣王安帝反正追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為尚之嗣襲封譙郡王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殺弗辜好田獵燒人焚墓數為有司所糾遂與羣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黨與送文思付父休之

令自訓厲後與休之同怨望稱兵爲裕所敗而死國除
恢之字季明歷官驃騎司馬丹楊尹尙之爲桓玄所害徙恢之等
於廣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撫軍將軍

休之字季預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
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尙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
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携子姪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
大將軍武陵王令曰前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旣成歷陽
之戰事在機捷及至勢乖力屈奉身出奔猶鳩集義徒崎嶇險阻
旣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
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到鎮無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
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
還鎮御史中丞王楨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

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
休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降號征虜將軍尋復爲後將軍及
盧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毅誅復以休之都
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
爲亂上疏謝曰文思不能聿修自貽罪戾憂懼震惶愧交集臣
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子姪愆法仰負聖朝悚赧兼懷胡顏自
處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
宗之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收付廷
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
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
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
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

專為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
 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
 刃蘭艾雜揉一作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
 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
 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
 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
 往以微事見効猶自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
 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
 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
 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
 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
 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咱人以利真可

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弊於左右之
 手甘言詭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閭外無自
 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
 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
 游於地下耳裕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應如此宗之聞裕向荆
 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
 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
 未至道死

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惜襲爵廣晉伯歷位輔國將軍吳國宣城
 譙梁內史王恭庾楷桓玄等內伐也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
 楷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
 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惠襲爵宋受禪國除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分義稱安帝時爲建威將軍荊州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爲翹以示不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于魏

愔字敬王初封廣晉伯早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高陽王睦

高陽王睦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史武帝受禪封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戶睦自表乞依六蓼祀臯陶鄩杞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祭酒劉熹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

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三年睦遣使募徙國內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戶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不宜君國有司奏事在赦前應原詔曰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甚用憮然廣樹親戚將以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徒榮崇其身而使民踰典憲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國何論於赦令之間耶其貶睦爲縣侯乃封丹水縣侯及吳平太康初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帝曰睦退靜思愆改修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險遠其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爲高陽王元康元年爲宗正薨在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拜散騎侍郎永嘉中沒于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宋受禪國除

任城景王陵 弟順 斌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咸寧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在項為石勒所害二子俱沒有二弟順斌

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歎曰事非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七百一十戶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薨子香立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為藩翰諸父同虞號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祉以為歷紀長久本支百

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畱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為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

慶高密風監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枝庶實謂國楨新蔡南陽俱莅方嶽值王室多難中原蕪一作梗表義甄節

效績艱危于時醜類實繁凶威日逞勢懸眾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閔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姦回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憤發建義湘

川一作荆沔響應羣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奕世貞烈豈不休哉勳托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

棄親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姦謀日深是以搢紳切齒攄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之節天道禍淫

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

銘按習字 葉注作龍

按化感三事 陸倕自北海 封任城三年 薨咸寧五年

無及後文曰晉

古者及

鳥盤反

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勳之謂矣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
棲情塵外希蹤物表顧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
為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含和宗室之望新蔡遇禍忠全元
喪譙門狗義力屈志揚勳自貽戚名隕身亡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晉書三十七

列傳第七

終

馬川宅鳳蘭氏

